讀風偶識

讀風偶識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刋

王風

黍離一篇韓詩以爲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爲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爲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爲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爲近理然玩心憂何求

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章之
說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
以起興蒹葭杕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
斷以為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
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
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未亂而預憂之非已
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值國家將

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
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
宮已爲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
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
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爲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
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
爲而至其地朱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
者平王未嘗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

說毛詩者謂王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爲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爲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爲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札何以謂爲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爲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爲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爲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爲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爲疑也哉

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爲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成濮還師楚子入居于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谷之於秦也宣王之世荆楚漸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爲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

戎甫戎許何爲者曰爲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姜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卽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

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牽諸侯以伐之晉霸既衰許折而入于楚始以爭鄭爲耳

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爲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爲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已意度之者多也

朱子詩集傳云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

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

余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爲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爲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爲與

妲已比而亡殷評矣褒君也而化龍龍漦也而化黿童妾
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妾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
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妲巳比者乎以此
爲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爲傷王室之
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
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荆楚日强漸有蠶食中原窺
伺畿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爲私其母家固已失
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爲忘讎報施則更寃矣觀其後數十

年楚人卒縣申呂通道中原陳許宋鄭咸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爲平王罪也說並詳讀鎬考信錄中

中谷有蓷序云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免爰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朱子集傳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
說而不訓以爲桓王伐鄭之事於葛藟篇則絕不用序說
而但以爲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詩云我
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
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爲旣而幽王昏暴戎狄
侵陵平王播遷室家飄蕩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
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旨矣若以爲在
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仳離遷徙之餘豈得

皮謂之爲無爲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遂謂之爲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徙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衆慼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邠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卹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云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復振也仳離猶云流離終

遠兄弟非遷徙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爲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復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

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幽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類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衞而列雅閟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旣有雅頌寧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但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尙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爲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衞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

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疊不曰齊疊而曰公疊二耦不曰晉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嘗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

適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賢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爲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况齊晉之强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尚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爲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

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曲爲解謂諸侯入爲
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云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
而爲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
別授以館況適館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
厚亦非民之所當爲之改衣授餐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
說殊不可解嗟夫自衞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
篇遂變而爲章句之學與政毫不相涉矣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鄭箋云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爲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爲刺莊公至以里爲親戚以杞爲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旣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爲託之里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爲勉强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爲淫奔之詩則猶未

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
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
淫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廹其志
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以相強者故託為此言以拒絕之
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
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仲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
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云者猶所謂君知妾有
夫還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

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爲淫奔以爲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復可識矣

有友人謂余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余有憾焉凡序所稱爲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

女若叔于田者方敢指爲其叔否則必以序說爲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余爲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爲共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鄉士大夫以爲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其叔者豈但與里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其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爲已邑其目中

豈復有莊公者而詩曰禮裼暴虎獻於公所彼其叔者豈尚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其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爲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其叔之庸愚不能撫卹其衆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云鄭人愛之叚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其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其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彊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逐文而求其義未

見有一言之合於其叔者然則其非其叔明矣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卽以爲共叔稱仲卽以爲祭仲倘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卽不得復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卽不得復字仲乎宋陳振孫云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欵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吉匜卽

以爲倡姞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槩矣而僅見於簡册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槩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爲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恒所殺者闞我也而司馬氏以爲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衛退之也而孔氏以爲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世傳有嚴洞賓者嘗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

遂以爲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洛滏閒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爲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鄴郡鬧者遂以爲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恣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愚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于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

無之何所見其當爲祭與其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里其舛謬已如是況作序者謂衛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

嗟夫此眞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鷄鳴一篇序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爲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爲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余按夫婦果實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濩七月之于

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蟋蟀之無已太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雞鳴而起所爲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然則雞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爲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御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卽夫婦居室不爲冶蕩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

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不振以此爲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爲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鷄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制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已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

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嘗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己必與焉夫之貧困己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言所能盡若漢竇太后泰黃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

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爲賢然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云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鍜鍊

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爲非是余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爲之解以同車爲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爲同車其汚衊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

抑有色者即爲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姪於兄而弑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爲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尚未知爲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鄭之人遂能决其爲賢女乎然則此詩即非淫奔之詩亦斷斷非刺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贊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嘗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札謂之其細

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强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爲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尚鍛鍊故因詩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爲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眞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淫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

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晉董叔欲爲繫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紡諸庭槐爲叔向所譏笑若刪淫詩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尚可以爲訓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爲刺鄭昭公扶蘇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籜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爲淫奔之詩而深闢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

爲孔子刪詩不當存此淫詩反以朱子之說爲非是余按
謂淫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刪者豈獨淫詩哉昭公爲君
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
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已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爲
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爲
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爲昭公罪也如
果鄭人妄加毀刺至目君爲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爲甚孔
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

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于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爲莊公射王因母納宋督之賂而與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爲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傅瑕以入而卒殺傅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謚之爲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爲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爲淫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嘗刪詩說詳見後條下詩序之謬鄭風爲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爲刺時事者卽有以男女之事爲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爲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雞鳴東門外槪以爲淫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爲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卽揚之

水東門之墠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淫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媟洽之詞豈得復別爲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横一必無淫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釆序陳際泰文云知爲大士文者雖

不佳亦佳不知爲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贊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復語世儒閩爲孔子所刪而遂謂其無淫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爲淫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爲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閒有所感觸而託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典

冉孤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籜兮子𪗋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絕少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爲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裘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于田及女曰雞鳴

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獵一事至魯路同車之爲淫靡冶蕩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卽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朴爲貴懲淫蕩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

風幾無所別季札何緣目之爲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乎吾嘗取傳所載季札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札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齊風

雞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爲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曰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有一國爲地廣矣爲人衆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爲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羣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居簡出大臣有權則爲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爲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酖毒尤多因嬖好內

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眞而遂亡同光親蕩朱梁寵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爲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爲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有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爲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

無正委曲以爲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爲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爲實然亦可歎矣

齊風何以首雞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强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爲雞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

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即可以經理整飭而得志於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蕭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啟其國者賴有此也

還序云刺忽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云云朁序云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還云揖我謂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東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卽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巳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爲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巳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汚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則其序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云哀公好田獵云時不親迎云男女淫奔並無一言及於

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爲刺之非以作此詩爲刺之不必附會而爲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朋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爲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爲淫奔者竊謂遇此等詩但當鈌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鄘衛風中

魏風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爲刺其君之儉嗇朱傳采序刺

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揥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寧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衆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託興之常如采芩采蕨采杞之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

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羞於人而乃以爲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汙尊抔飲楚之先世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爲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爲乎魏之人獨以儉爲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啟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鄘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葚不過

借以起興孰此爲儉之證誤矣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岵以爲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未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蕭羽召南之殷其靁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爲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爲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爲多以唐魏之

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爲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爲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爲句下六字爲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里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遯於十畝之間故

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爲恥其反覆歎美於
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爲刺
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爲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
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
似專指有司者葢由有司不肖惟務朘剝小民以自逸樂
而不復理民事以致豪强輿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
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
其害猶小困於衆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鉅惟有司不以素

餐爲恥訟焉而不爲逮逮焉而不爲理則姦民益肆里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卽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爲憂也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爲美而貴遊子弟倣而效之則不復以量德程才爲事而政事之乖忤

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沉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即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己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晉師一至不復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

亦奚以爲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爲務故衞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揥如玉如英爲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植基本不

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桃園一詩繼之
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爲刺儉之說所
悞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尚多推
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爲事鄭氏箋之遂變而爲章句之
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爲詩賦之資擧業之用而已故今初
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爲政雖擧人進士毫無所展
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爲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
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爲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

分其來固已久矣

季札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爲楚靈所滅楚平復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揞克持權强陵弱衆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

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頽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凌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復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適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鄏之遷而魏遂爲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詭疏不

安故其害速學者比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覩矣

二南以外豳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强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爲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譏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

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已思親而但言親思已慈孝之情尤爲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難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托興尤遠爲美爲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諷之使人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憂時感事語頗沉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廻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爲耳然晉自併魏以後國勢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爲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爲戰國諸君第一

善乎吳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音也千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爲二也

唐風

唐風何爲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雞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雞鳴尤美序乃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爲

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本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爲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

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訏然
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危死於安樂所以
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黽勉奔
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
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卽高宗不敢荒寧文王
小心翼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
猶失其旨况反以爲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柄鑿而與季札
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爲可信無

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居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頗薄不耐處約亦復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蕩頓生乾隆四十三年余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葬之費常至鉅萬城中演劇

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又況於思憂乎然强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飢逃外郡困踣道路嗚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𡙇戚怯智欺愚横暴鄉里人皆習以爲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

甚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衆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願爲政者審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淫蒹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淫靡是尚則此詩不

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鐘鼓使在今日卽爲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淫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悉爲淫巧狎妓呼盧鬧燈演劇烟火雜戲闤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卽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關奇角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爲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云逸樂者卽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

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爲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顥之棄珠玉爲比曲爲之解顥但責呂祿之棄軍未嘗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爲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杕杜序以爲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將爲沃所并爾朱子詩序辨說云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余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公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適他國其見

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爲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併而韓趙魏其分晉國詩言若蓍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爲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爲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

復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爲家爲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札以爲思深而憂之遠也五霸桓公爲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嘗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爲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隰

之獲者閱杕杜之菜湑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巷之刺聽讒爲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靑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卽鴇羽之思親杕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衞之靡弱不可同語卽泱泱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下莫强也故讀豳風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强信乎詩之可以觀也

讀風偶識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刊